

廣
事
類
賦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叅

胞弟 希閔黃圃重訂

人品部 壽考

幼慧

隱逸

壽考

南極天星

天文志南極老人一星主壽考

東王仙籍

太平廣記西王母者九靈太妙

龜山金母也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啟迺元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而為生木公于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炁理于東方亦號東王公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而為生金母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公共理二炁而有養天地陶鈞萬物故男子之得道登仙者名隸木公女子之得道登仙者名隸金母漢時小兒謠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張千房曰仙人得道昇天者富貴金母而前有彭鏗列仙傳彭祖姓鏗顯項元孫殷未已七百六十七歲少好

恬靜唯以養生治身爲事善補導之術服水精雲母
粉麋肉散常有少容常云道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
百顆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每云
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
有餘載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榮華
焦恐不度世殷王欲害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
餘年間入於流沙國西見後聞雍伯仙傳拾遺羊公
之共入百三十餘年矣
白壁五雙遂娶徐民後數年
有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
五老有遊渚之祥
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
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
八公矜化童之術
道術八公誦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曰王薄我老
則少矣忽皆化爲童子門吏驚報王北面叩首入童
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三
十六卷與王白日昇天
欲轉金丹
神圖太乙九轉神丹等凡一百四十卷真誥仙道有
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天真夫人傳仙方凡有九
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體二名玉脂瓊液之膏三
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碧雲之膜五名九種紅
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
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按煉丹有七返九

還之法服牛劑為地仙令幾經銅狄後漢書劉子訓

人不老不死全服即上昇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後遁去遂

不知所止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五百歲矣方瞳玉面之容與世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

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聘共談天地之數南史陶弘景

屢聘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詞丹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

東潤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暇有

時而方無疾而卒時年濁鏡凍梨之色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楊雄方言眉梨畫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梨宋衛充豫之內曰畫泰晉之郊陳亮之會曰考

詩退不黃耆疏考刻玉杖以鳩形面凍梨色如桴垢

七十者授之以玉杖杖首之康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杖首之康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杖首之康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不驗松年於龜息見相術篇虎抑聞青城仙客見夷

二矣于朱橋注錄異記唐明皇夢見神人因召天台

道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岳瀆血

食之神太上慮其妄作威福分命上真監蒞川岳有

五岳真君焉又有青城丈人爲五岳之長潛山九天

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絳縣

彈劾萬神皆爲五岳土司蓋各置廟以祭祠之絳縣

名賢左傳絳縣人曰臣小人也不知年紀臣生之歲

十三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

年矣潘溪釣叟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

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驪元云稱溪中有

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說苑云呂望年

七十釣商嶺之田高士傳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

於渭渚商嶺之田夏黃公東園公也見秦政虐乃作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燒燒紫芝可以療飢唐虞

世遠吾將安歸朝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

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王香九老

翰詩商雒芝田雲更白葛公丹井水無紅香九老

之繪居士年七十乃會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劉吉八十六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四益州
長史劉真八十二侍御史盧真七十八永州刺史張
渾亦年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及
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皆高年不仕者
冥集於履道里又皆有歌詩人慕之繪為九老圖事
文類聚李昉罷相居京師年七十一張好問八十五
李運八十宋琪武元成朱昂皆七十九僧贊寧七
十八魏石七十六楊徽之七十五相與作九老會啓
期三樂之言問曰先生樂何也期曰天生萬物惟人
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
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免強保者吾行年九
十矣是三樂也耆英著盛真率俱傳聞見錄文潞公以太尉
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鄉大
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命圃人鄭真繪像堂中其十二人潞奎律隨富弼七
十九文彥博七十七席汝言七十九王尚恭七十六
趙丙劉几馮行己皆七十五建中七十三王謹言
七十二王拱辰張問張壽皆七十司馬光六十四
隱叢話洛中尚齒起於唐白居易樂天至本朝司馬程實
居洛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于世

所謂九老

木有聲風之木

東方朔傳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

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

帝以枝還賜羣臣年百歲者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

死者枝泉名種壽之泉清異錄仙家有疾枝則有汗將

齒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

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

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日中童子皆有青光

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白髮華

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顛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驕麗眉皓髮問曰

文而臣好武景帝何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老是以三世不遇老于郎署七感其言懼拜會稽都

尉蔡邕釋詁有務世公子誨於並無憂於嶷景

華顛胡老注顛頂也謂白首

我嶷景半賞爾若光初援嶷景嶷之皆克引其榆

景苦光苦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年禮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後漢書年歲有訖桑榆行

年盡淮南子曰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後今垂老之年

後漢書年歲有訖桑榆行

後今垂老之年

後今垂老之年

後今垂老之年

曰桑榆
暮景

幼慧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已分相印得與元經史記甘羅
如皇召見使於趙還報乃封以爲上卿錫子法言育
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文士傳
恒麟年十二能作詩賦各贈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
終昔有二子今則恒生恒即應聲曰邈矣甘羅超等
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子蠢慧由天悟說苑何
弱妹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慧由天悟晏年八
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秀徹風神晉書謝安四歲時桓
美咸謂神仙之侶秀徹風神晉書謝安四歲時桓
神秀對奇日食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
徹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旁日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
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辨異家禽世說楊修年九歲孔
言應詔而深奇愛之辨異家禽融詣其父設果有楊
梅融指示之曰此君家果也修應能成奕賦見奕賦
聲對日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國句解詠秋聲宋史徐鉉十歲能屬文甘露頂先馳

美譽唐書裴敬愛七歲能文章性高軒過早擅才名

唐書李賀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賀乃賦高軒過漢筆立成有如夙精二人

大驚自方當韶齒韓詩外傳男子八月生齒七歲發齒

是有名日即號寧馨晉書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時

韓兒然誤天下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至若學文史於三冬漢書東方朔年十二學書

巨朔年十二學書識之無於七月見生子篇便美鳳

三冬文史足用彩於蠟珠見叔侄篇曾美龍文於汗血

果棄道傍晉書王戎六七歲時嘗與羣兒戲於道側

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書傳燕筆南史陶弘景幼

子必若李也取之信然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珣可使浮說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

文彦博幼時與羣兒擊毬落空木中
不能出彦博以水灌之毬即浮而出
雍何妨擊

夜詔司馬溫公童穉時與羣兒戲一兒足跌墜水雍
中羣兒驚走公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以不死至今

京洛間為小象以舟秤魏志鄧哀王冲少聰察岐嶷
兒擊甕圖

人時孫權會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
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

稱物以載之則較鼠由案劾漢書張湯父為長安丞
可知矣太祖大悅

山父怒答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爰書
詆鞫論報取鼠與肉具獄魂堂下父見之說文辨切

吏獄辨刈稻於李生唐書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
之稻之語漢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郤

子籍信杜預註在郾邠客大驚號奇童訝懷橘於
陸績見母子篇陸

績見漢橘句注能對鸚鵡之詩詩詠王禹偁七歲
之一日於太守席上得句曰鸚鵡能言爭似鳳座客

皆未能對畢歸寫之屏間禹偁書其下曰蜘蛛雖巧
不如鸞公驚異嘆為經緯之才遂加

以衣冠呼為小友按一本作梁灝定受麒麟之錫

讀書百賦卷之幼慧

五

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曼興不肯拂齒

塵而先畫塵上學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亦

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有吟山寇準更詩話寇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

作宰及第黃中聞見錄賈黃中七歲神章古所難賈家門

相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

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

里誰能劉晏旣稱國瑞唐書明皇封泰山劉晏年八

測羽翰劉晏旣稱國瑞唐書明皇封泰山劉晏年八

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任延亦號聖童漢書任延

卽授太子正字名震一時望長安兮路近晉書明

詩易春秋號聖童又張湛少望長安兮路近晉書明

時號聖童光武拜爲郎中望長安兮路近晉書明

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

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曰長安近只聞人

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會羣臣

復問之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曰舉

頭見日不見長咏春日今詩工見舅甥篇誅斯並在

安由是益奇之咏春日今詩工見舅甥篇誅斯並在

竹馬鳩車之歲晉確類書小兒五歲曰鳩而有仙姿

鶴骨之風季商隱嬌兒詩不然

隱逸

人間肥遯客易肥遯天上少微星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天

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一日第一星為處士續晉陽秋

以母老還若耶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古者以隱士當之時戴逵居剡先數著名

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邱園道貴易見

謝靈運詩彼泉石風清唐書田遊巖入箕山居許由

美邱園道泉石風清唐書田遊巖入箕山居許由

門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巢由避世高士傳巢父

也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為巢而處故時人號曰巢父

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以告巢父巢父乃過清冷

其故乃驅牛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沮溺耦耕論

語

歌四皓之芝曲

見壽考篇商嶺芝田句注

揖七賢於竹林

見叔

並擅竹林

或織屨而易米

唐書木桃椎隱居絕俗每

之勝注

知朱居士歸也為易米與茗置

或披裘而負薪

高士

之本處至夕取去終不見人

裴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時當五

月亮披裘負薪顧令取金公與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大驚而問其姓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者我季子

謝幼輿之一邱一壑

晉書明帝嘗問謝鯉曰論者以

廟堂使百僚準則鯉不如

嵇叔夜之一杯一琴

晉書

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既鑿坏而避聘

楊雄解嘲故

與山濤書曰濁酒一杯

亦抱甕而全真

莊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隊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後重前輕挈水若拙其名為槁園者曰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

不為三高有士南史初何允二兄求黠並栖遯求先

也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六逸皆民唐書孔巢父

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六逸皆民冀州人少與

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桃源何來俗客陶潛桃

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桃源何來俗客花源記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林盡水源便出一

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復行數十

步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自云

先世避秦時亂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梅市自

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有仙人漢書梅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

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上蘇門而長嘯晉書阮

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上蘇門而長嘯晉書阮

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

不應籍長簾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

巖谷乃登臨列水而垂綸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

之嘯也臨列水而垂綸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

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二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

黃真乃賦卷二隱逸

七

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焉
北長枯坐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性卓詭不倫恒
頭常子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扳乃有膝蹠足指
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
墻東自隱淪後漢書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僖牛自隱
新論天下神人五一爾乃漱石枕流世譏孫楚少時
曰神仙二曰隱淪云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馬
子曰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馬
石可漱乎孫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
放鶴唐畫李約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志不染塵氛
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錢鼓
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旦不俟外賓來史林逋隱居孫
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通
嘗汎小船遊西湖有客至則童子應門延客坐開籠
縱鶴良久通歸蓋以鶴為客白鹽赤米之談周顒隱
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月清風之樂

南史謝朓子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

者惟當

居蜀肆以垂簾

見卜筮篇君

入長安而賣藥

後漢書韓康字伯休家世著姓嘗采藥名山賣于長

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

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漢

曰我本欲逃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

遙入霸上三徑任蓬藿之常遊世說前漢蔣詡字

陵山中蔣生三徑任蓬藿之常遊世說前漢蔣詡字

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控廉述名弘

之士又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惟開一徑行弘

景層樓聽松風之交作南史永明十年陶弘景脫朝

服餌於東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陽陶隱居人間書禮郎遂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縣

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瀾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已

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止其下

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弟子居其中賓客止其下

為惟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

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坐石室以優游晉書翟璠先

石望見者以為仙人生隱居文春

山因山中有瞿硎遂自以為號桓溫嘗往造之見先

生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

莫測醉雲溪而落拓宋史神放隱終南山琴不知魏

晉見上惟臥羲皇世說幽淵明云夏曰北窗高訪

名山於句曲注見上談秋水於蒙莊花史錄麟道人嘗

則朗誦南華秋水篇梅花滿口和雪燕之曰吾欲

寒香沁入肺腑李太白詩過此一無事靜談秋水篇

王孫桂樹楚詞又王孫遊兮山之幽偃蹇連曉兮枝

騷客荷裳楚詞製芙蓉以為裳甫里嘗思皮陸潛確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子性野逸無羈檢嘗作甫

里先生傳曰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于甫

里故云性不喜與俗人交嘗與皮日休輩結社所居

前後皆樹杞菊著杞菊賦又時乘一小舟設蓬席賁

一束書筆味茶竈釣具擢船輞川最羨裴王唐書王

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

輞川最羨裴王唐書王

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

之問藍田別墅在朝川口輒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勉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有朝川

詩或萊妻偕隱世見夫婦篇或鴻案偕臧見夫婦篇

之案鴻冥何憂乎增繳楊雄方言鴻飛冥豹隱自澤

其文章列女傳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

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斯皆放情山水絕意巖廊

警麋鹿之思豐草積康絕交書榮進之心日領任實

以嘉肴適思長而見羈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

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鯁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他如桑苧翁高士傳陸羽字鴻漸隱

號竟陵子在隴西自號東園先生又曰東岡子後杜

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

茶經三品

鵲冠子

真隱傳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

八書事百武卷下隱逸

七

一

其名因服成發者書言道家馮謨常師事之巖下老
後顯於齊陽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謨絕巖下老
人南康傳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過
帝曰卿不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竹
中高士世說張鳳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
避竹中不與相見一空谷優游衡門棲止並見彭澤
郡號為竹中高士
歸來南史陶潛少有高趣後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
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廬山不起南史周續之
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
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連徵
不起武帝漢曰真高士也時彭城劉道民道離圻園
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清陽三隱離圻園
中甯史劉慧斐遊於匡山遇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
為離圻逍遙館裏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
先生

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道
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賜筭鐸以爲冠南史明
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之外臣
朕憂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乃賜竹
根加意筭鐸冠南史采薜蘿而自蔽南史示測曰少有狂
隱者以爲榮焉南史披褐談經南史疾尋山採藥量腹而
進松木度形而衣南史披褐談經南史疾尋山採藥量腹而
薛蘿淡然已足南史披褐談經南史疾尋山採藥量腹而
披褐談經南史疾尋山採藥量腹而
先生織簾絕世南史居貧織簾南史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
織簾先生南史青壁丹崖南史名氣南山太守馬炭其威儀造焉織
拒而不見及數日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
不可睹吾今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南史詩子石壁曰
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室憑人畏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
謚曰元松山桂渚南史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囑躡
虛先生松山桂渚南史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囑躡
阿之草屨南史高或采采車躡草屨南史心所適致醉而歸
故世論以點爲大隱士弟允爲小隱士隱居東隣門
常曝草屨於鍾山之阿南史豫章王凝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通出竟陵王子陵崗之日象章王尚不屈吾當望
幽息心在助齊景陵王行狀高士何熱屬於鍾阿
徵士劉蚪麻贈華嶽之臺褚夷高士張詠布衣時希
書於衡岳贈華嶽之臺褚夷高士張詠布衣時希
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于公固可及別去贈
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
動天蔽竹而窺接客來蔽竹窺之或謂人佳士則呼
下載之或自刺舟與諸俗子十擁破而寐後漢書姜
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擁破而寐後漢書姜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遣工圖其形狀肱卧于
幽園以被朝面言感眈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假靈蛇以自明人莊子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等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干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張天錫禮徵之使思魚
相示至瑀指翺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思魚
贈於秋風晉書張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
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

里以要名爵乎聽蛙鳴於庭砌南史孔珪鳳韻清疎

遂命駕而歸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負釜而

行高士傳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

饒妻戴飯器變易姓名入蜀隱居掛瓢而去逸士傳

食訖掛於樹上風吹漚漚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淮

陽一老漢書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

栖山澤而甘心訓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會稽山水

者寡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會稽山水

栖遲山澤如斯而已中山五王譚不同王莽之政

遠同義皇亦激貪厲中山五王譚不同王莽之政

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所謂中山之名其居為五借

風雲以為氣南史隱逸傳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

道未或觀飛鳥之知還蜀去來無心以還被白雲
非然宋史陳搏自號扶搖子隱武夷山移居華山
而留住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太祖召見之賜號希夷先生搏手書謝表數百言曰九重仙詔我負子戴
夷先生傳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我負子戴
高士傳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口天下有道我執子
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又石戶之農與舜為友舜以
天下讓之農於是夫負妻長為偃息之民均不應辟
戴將子以入海終身不返長為偃息之民均不應辟
召建初三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告歸章帝東巡幸
均舍欲強起之均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之君令臣
得為偃息之時詔賜尚書祿夫耕婦耘後漢書龐公
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祿夫耕婦耘後漢書龐公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
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穴
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
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歎息而夫後遂攜其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其守陸沉之義史記東方朔酒酣據地歌
藥不反

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亦有本
之下援陸沉言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也
非沉冥世說稅裕居會稽剡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
其何以託言大隱白居易詩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
北山之移文谷隱周適北山孔雅主乃假山靈之意
作北山移文謔周借終南之捷徑唐書盧藏用始隱
有息當世目為隱士晚乃狗權利務為驕縱
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
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初言龍性難馴顏延之五君
顧之乃仕宦之捷徑耳北山移文鳴騶小草貽譏世
誰能馴終被鶴書相引入谷鶴書赴隴小草貽譏世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人有餽桓公藥
草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
謝未即答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買山堪晒
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也謝甚有慙色
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寧讓一着之棋世
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補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
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
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有慙色難却九重
今日還須讓老天下此一着師川有慙色難却九重
之聘見任白雲斯皆充隱而冒真隱之名謂有天隱
地隱人隱名隱又有充隱通隱仕隱朝隱天隱者無
往而不適嚴子陵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伯夷太公
是也人隱者說迹混俗不殊恒人東方朔希之八稱充
者不求名而隱劉遺民是也他如皇甫希之八稱充
隱何點人稱適隱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
仕隱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人稱朝
隱按桓元墓立疏無隱士乃令皇甫希之給以資用
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目辭然後下詔旌里號
曰高士時謂之充隱宋晁文元公云隱者亦有鈞聲
華希寵利若能名迹俱隱乃為真隱乃云始知真隱
者不在山林又云禪師示我謬曰逃名而實釣名之
真隱心月在中峯葛洪井謬曰逃名而實釣名之
甚後漢書郭正曰法真名可得開身難得而見逃名
詩而名我隱遁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韓偓
不釣鱸魚只釣名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終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一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叅

胞弟 希閔蕢園重訂

人品部 容貌

附長大人

附短小人

容貌

嵇叔夜之龍章鳳姿

晉書嵇康字叔夜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王夷甫之瑤林瓊樹

世說王戎

神姿高徹如器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羨春柳之風姿

世說王恭美姿儀人目之云濯

濯如春月柳

歎紫芝之眉宇

唐書元德秀嘆息曰見紫芝房珎每

使人名利月朗朗而入懷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

之心都盡 霞軒軒而若舉

世說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西陽雜俎李

人言六郎似蓮花柳如張緒蜀史劉俊之爲益州獻
乃蓮花似六郎耳

於太昌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爾乃陳平冠玉更記

絳侯灌嬰等咸讓陳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謝覽芳蘭世說謝覽意氣

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久雙珠有孟見兄弟篇

句連壁同潘晉書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眉目

如畫後漢書馬援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嘯歎可觀世說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袁粲

藥曰景文非但風流可
悅乃嘯飲亦復可觀
亦有傅粉何郎語林何晏字平叔美姿儀

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凝脂杜義
 餅食之汙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說

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真神仙中人晉書衛玠美姿人在羊車

容少時乘羊車至洛陽市見者咸以爲玉人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疾

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手同塵尾世說王夷甫執王

死時人謂看鈔衛玠

分果擲常盈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

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冠新爭遺見生子篇

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冠新爭遺見生子篇

之稱側帽偏佳北史獨孤信美風度在秦州嘗因獵

指者咸慕信亂頭皆美世說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

而側帽焉

玉南方自有佳人世說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

人佳江左應無第二世說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

江左第一常與存俱在宋武帝欲知影好世說任育

前武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明可愛人謂先貴神清南史何炯白晢美容貌從兄

育長影亦好先貴神清南史何炯白晢美容貌從兄

清今觀此子復九齡秀整唐書張九齡風儀秀整異

見衛杜在日

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罷相後李沆

宰職每薦公卿上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端凝宋史李沆嘗侍宴太宗目送星標玉立
在甫詩

標格秀氣冲星斗袁凱詩座中鵠峙鸞停
韓愈馬少

見少傳翠竹碧梧鸞鵠停時能守鳳雛驥子莊甫詩

其業者也接少傳馬濂子名楊

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風貌雲形甫史宋孝武選侍

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風貌雲形甫史宋孝武選侍

王戎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薛逢珠輝玉潤

詩西家有兒纔弱齡儀容清峭雲鵠形

王建集明眸白哲玉潤珠輝美月湛霜明駱賓王

秀備于容儀風度發于言笑

霜明月湛之姿氣骨連終南之翠氣黃庭堅詩眉宇

端嚴雪白冰清之潔觀范述見之嘆曰此荆楚之

段翠氣標荆楚之儀型甫史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

連終南標荆楚之儀型甫史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

仙人王樹臨風倚蒹葭而並美世說魏明帝使后弟

也王樹臨風倚蒹葭而並美

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杜甫詩宗明珠在側
見舅甥

之蕭洒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明珠在側
見舅甥

王之在羨琳瑯之滿庭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

旁注大將軍丞相在坐還語人曰

今日之行觸目羣推玉筍唐書蔣凝美風標每至朝

見琳瑯珠玉玉筍斜插金簪世說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相惟有謝安石苞偉麗之質晉書石苞字仲容容儀

蓋自况也仲容貌江充魁岸之英漢書江充為人魁岸容貌甚

無雙燕趙故趙元叔之體貌後漢書趙壹字元叔體貌魁

多奇士甚裴叔則之風神晉書裴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儀容

近玉山映春融雪彩谷璧雪挹瓊鶴立雞羣見父子

照人也鶴立斯乃將相之器後漢書賈復事舞陰李生李生

句注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晉書陳留高士可曰

張公見王導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漢書田蚡則晉

神仙中人杜義注爾其貌之寢者漢書田蚡則晉

有左思世說左思絕醜效潘岳遊魏惟王粲西陽雜

遊羣姬爭墜之委頓而返

三

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敦洽眉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之注云貌侵貌不足也敦洽眉龐呂氏春秋陳有醜人名敦洽龐眉權頰廣眼垂肩兵所圍發言拙僻楚大怒伐陳人有言曰敦洽貌朱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朱儒身短左傳威孫紇伐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我紇短小故曰朱儒漢書東方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欲死魏志女王國東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麀或如頭唐書苗卿薦元載李揆輕載相寒謂晉子乃求驢還似面隋書蘇世長為都水使者湯帝嘗官耶驢還似面謂之曰卿面何類病驢世長再拜鳴呼以手據地感項敗面作病驢支離之五管堪驚狀羣臣掩口笑帝大悅賜帛百匹支離之五管堪驚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注支離者偃僂也肢體不收拾之貌疏其名也五臟之管皆屬腰腰之一言偏善左傳叔于背背曲僂則管在上也腰腰之一言偏善左傳鄭

殺莢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
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夫
子少不賜子若無宜用短而成長世說後魏李諧形
言吾幾失子矣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
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其短莫外陋而內險唐書
陋甚鬼貌藍色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把
至則屏之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遺類矣

附長大人

防風之骨專車

國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長狄之

冒見軾

穀梁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

九畝斷其首而憑虎者大荒人焉異經西南大荒中有

載之眉見于軾

憑虎者大荒人焉

長一丈國九尺踐

龜蛇戴朱鳥左手憑

釣鰲者龍伯

列子勃海之東有

青龍右手憑白虎

五山焉無所連著

隨波上下帝恐流于西極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龍

伯國之大人一鈞而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

四

附長大人

帝大怒無路以酒為糧神異經西北海中有八人長二
乃滅之無路以酒為糧
五穀名無赤郭以鬼為食神異經東南有人長七丈
路之人無赤郭以鬼為食朱衣縞帶赤蛇遠頂惟食
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此赤郭亦有波谷之山山海
以鬼為食以露為漿名曰赤郭亦有波谷之山
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堂車鄰之國魏略車鄰
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車鄰之國
長八丈申香拂蓋而行霍鴻前秦錄苻堅以申香為
八尺申香拂蓋而行拂蓋郎身長一丈八尺食飯
一石肉巨霸枕鼓而息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丈大
三十斤巨霸枕鼓而息十圍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
輟車不能載三馬不能金人竦幹於雲中漢書秦始
勝臥則枕鼓以鐵著食金人竦幹於雲中呈二十六
年有大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
于臨洮以為瑞鉤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翁仲摹形於魏闕使守臨洮聲震匈奴死
咸陽官司馬門外魏略景初元年大發銅
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于司馬門外豈特賈逵
號作長頭後漢書賈逵身長八尺二寸諸
號作長頭張蒼素稱

肥白

漢書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

王商見重於匈奴

漢書王商為人多質有威

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

朱雲少

矜為勇力而已哉

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太開

附短小人

侏儒之人

見容貌篇朱儒身短注

僬僥之國

史記僬僥氏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每畏鶴吞

神異經西海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惟畏海鶴鶴過

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鶴一舉千里

可為人腊

南郡新書長安

尺許眉目

唼內有帶劍之人

博物志齊桓公獵得一鳴鶴宰之唼中得一人

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目後又

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齒與小兒

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

傷板齒又李子敖于鳴鶴唼中遊長三寸三分

中有乘輅之客

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元冠乘輅車

長壽者

移拾遺記員嶠山有陸移善談者卑勒續博物志畢

寸有翼善言語斯皆怪出神經夸稱博物者也若乃

周公伊尹子貢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

衣古文瑣語伊尹甚大而短上晏子淳于晏子淳于

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晏子淳于晏子淳于

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

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王不當從此

門入更記晏子長不滿六尺說郭解精悍更記郭解

精滅紇朱儒見容貌篇朱半人貽笑續世說桑維翰

長每對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登第

同榜四人陳保戲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弟以桑短

之牛人加帽堪啞帝常于室內置酒十瓶上皆加帽

以戲字字入室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短

竊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大笑短

矣主簿看畫都起為桓溫參軍時王珣為桓溫主簿

公喜能令公怒史記孟嘗君過趙趙人出
趙髯珣短故也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
魁然也今視之類並見經書

形體

耳云天柱亦曰齒田

潛確類書耳神曰老君長七寸

子老君耳

張審生三

幽怪錄張審通夢太山府君召

上既寤數日額角瘡遂踴出一耳尤聰俊

功惟主聽

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異有垂

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群無迷邪誦炫惑莫分

肩後漢書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為王者耳

自憂慮以問陳訓訓曰公耳堅垂大耳巨信後漢書

附耳何言

史記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

足因附耳語

治聾須酒

海錄碎事俗傳社塞耳須綿

犬戴禮鞋以上耳徐孝穆之青睛南史徐陵字孝

人以爲聰阮嗣宗之白眼世說阮籍能爲青白眼見

慧之相精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珠如懸

聞之乃齊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東方朔曰目若漆若點見容貌篇凝水流波神女賦

懸珠齒如編貝漆若點見容貌篇凝水流波神女賦

而延祖分若巖下電晉書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微

流波之將瀾巖下電視目不暇裴楷見之曰我眼爛

爛如巖眇眇兮蔽月輕雲世說顧長康欲圖殷仲堪

下電明府正爲暇耳但明照瞳子咄咄兮臨池夜半世說

飛白拂其上如輕雲之蔽月咄咄兮臨池夜半桓南

郡與顧愷之殷仲堪作危語桓曰矛頭漸米劍頭炊

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有一

參軍在座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口爲華池

日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以上目齒如編貝見上駟馬

黃庭經注膽爲中池口爲華池齒如編貝見上駟馬

小腹爲玉池故有三池之名齒如編貝見上駟馬

難追說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

出馳驅安追毫釐千里君子三緘宜戒家語孔子觀

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莫設雌黃世說王衍與人言事

黃蓋古人之慎言人也黃紙書事有宜恭應對覆負劍辟珥詔

寧守如瓶朱熹敬齋箴守口休誇似海孝經援神莠

若舍與其喋喋而翩翩詩緝緝翩翩謀欲諧言史記

乍可期期而艾艾史記高帝欲廢太子周昌庭諍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昌為人訥又盛怒曰臣期

卿稱艾艾定是幾艾答至於齒因剛落舌以柔存苑

日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

盡誰言三寸能下百城更起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

之極于良足矣又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又蒯通說韓信

曰劉生一士代載掉三電光閃耀楊雄解嘲目如玉

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張儀尚在更記張儀曰視吾舌尚

簫頤神舌為玉簫張儀尚在更記張儀曰視吾舌尚

儀曰齊虜休捫詩莫捫朕舌更記高帝怒罵劉敬鼻

足矣齊虜休捫詩莫捫朕舌更記高帝怒罵劉敬鼻

曰山源亦云鬼井真詭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

一名魂大禹虎形援神勢伏羲漢高隆準史記高祖

臺也以上鼻也眉則有俛有伸將相不俛眉司馬遷報

任安書通欲仰首宜描宜埽尊為長庚詩烟橫柳葉

眉媚若文君見美人篇笑如京兆眉見夫婦篇畫柳

細如嘖眉緊賓王詩愁蛾彎偏巧詩螭首蛾眉手如玉

筍也蘇軾詞報道金釵墜亦曰柔荑詩見兜羅倒挂經兜

羅綿王柱中維潘確類書虎膺手掌也松根指節也

也龍紋如刻說苑傳威掌有臥龍文章指甲上隱虎掌

生威威明岐掌是謂正直以上手紫髯將軍黃

鬚兒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士

烏桓歸太祖大喜將彰棄甲而復嘆于思左傳宋破

巡功城者詎曰于思多鬚也挂弓矢兮纏綵絲西陽雜

此鬚當戲張弓挂矢三國典略梁世子方膝可過兮

腰可垂說苑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

先濟者為誰鳳頭龜背鬚垂至於鴉羽同光秦觀摘

至腰參如也元曰是王通也

妙年光可鑒炯若鴉羽戢蛸毛常磔世說桓溫鬚戲

映梳何蒼蒼變化了無際蛸毛常磔如蛸毛磔

或稱羊南史朱孝武狎侮羣臣各美而如戟孔叢子

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

史山陰公主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

廣事類賦卷三十一

八

不從公主曰公鬚髯
如戴何無丈夫意
上納一枚笑張華之囊帛
正呼劉廣陵列士傳劉瑜舉方正參軍姓郗人篇短
矣主莫誚兩頭世說鍾毓兄弟問安陵有女子善誚
簿注車中殊高二鍾不覺一門生曰中央高者宜誇三
兩頭低也低首同紙以鍾兄弟多鬚故云
尺箭趙錄劉淵鬚長三尺餘當鬚色可生白來休摘
六帖釋子希道為韋敷擇日拔白鬚鑷其半及
生色若鬚矣凡三鑷之鬚不復變
以上鬚

人事部

射

田獵

射

射以觀德亦或上功既志正而體直
張弓詩見三驅畫鹿百尺懸熊
乃挾矢而
並見禮
周禮王太射則共虎侯
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爾乃設

正鵠以升堂見中庸禮記歌騶虞而為節禮既落

雁而吟猿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處發

來更羸以虛發而下鳥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方

春秋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

基射之始謂弓矯矢亦穿楊而貫蝨戰國策養由基

未發而猿擁樹而號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

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列子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

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

下以目承牽掣二三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後

如著呂以鼃懸蝨于牖南面望之旬月之間寢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徹七札於方

絕百帖貫蝨心於三年穿楊葉於百步徹七札於方

躡左傳楚潘厓之黨與養由中雙禽而必疊列子蒲

弋也弱弓纖微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

焉動手均也唐書高駟見雙鵬並飛曰我貴當中之

射

一天貫雙鵬後果貴西都賦機不虛巧貼烏珠南史
梅瑯琊王射樣其布闊乃摘誠穿寢石韓詩外傳楚
見寢石以爲代虎管弓射之及金飲羽下視知其石
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夫熊渠子誠心而金石爲之
開况於人乎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
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固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矣甘蔗鵝毛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天寶遺事羽林將
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馬鞭蛤翼
洪連箭射之無不中帝嘆賞之因厚賜焉馬鞭蛤翼
五代史李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鳬後亡入達勒軍
中號李鵝兒時從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
於百步射之輒中羣豪以爲神戶子楚恭王命養由
基射蜻蜒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乃援弓而射拂其
左翼王鵬墮雲間更記句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
大喜鵬墮雲間人從李廣擊之中貴人將騎數十
縱見句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
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北齊書斛律光
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
車輪旋轉而下乃大鵬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

時號落雉來車側見夫婦篇賈斃洞獠於須臾
書書

叛詔焉益為諸軍先鋒益持弩語左右曰定天山於

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

頃刻唐書薛仁貴善射高宗嘗以五甲使射焉仁貴

挑賊仁貴發三矢殺三人于是虜氣懾皆降軍中關

口之牙簪北史魏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

幸關口溫水登雞頭山射貫轅門之畫戟後漢書

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于呂布布率步

騎千餘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圖但喜解鬪耳乃令軍

其發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圖但喜解鬪耳乃令軍

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附膚落毛擊三石弓

烈謂令射牛于百步之外堅射發一矢拂看再矢摩

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慕容恪曰能中之乎日所

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麗龜達腋潛確類書解

一發而殪觀者咸服其妙

令出田還校所獲光獲少必鹿龜達厥美獲多非要
害之虞光恒蒙賞或或被挂人問之曰明月必肯上
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往橫刀插
箭之神晉書載記慕容翰北投字文旣而逃歸乃遣
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追者解刀監之翰一發
中刀環追騎乃散又慕容盛遇盜決中盛曰汝欲當
吾鋒乎試監爾手中箭百步我中之宜慎爾命如其
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監箭盛一發中之盜曰耶君
貴人之子故相伏弢齧鏃之術左傳楚王召養由基
試耳資而遣之伏弢齧鏃之術與之兩矢使射呂綺
中項伏弢以矢復命朝野命載隋未有背君謨善
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
智者學射于君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死君謨獨植
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後一
矢張口承之遂齧其鏃笑曰斯皆發必應絃史記李
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鏃法曰斯皆發必應絃廣爲人
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射見敵急非在奇能破
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絃而倒的對射賭
之豈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

牀此左右探牛藍田耀武（史記）李廣家居數歲與故
心來一割便去（穎陰侯孫屏居藍田南山
中射（見）所貴神思閑定氣體和平（吳越春
獵（見）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敵卿左足庭右足橫左
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斧望敵翁心咽烟與氣俱
發得其和平神定思閑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欲
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時持弩之道也
挽強而命中（漢書李廣曰臣所為屯邊者皆荆楚勇
當一隊五代史景建善射嘗教子延廣曰射不入鐵
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抱朴子路人不知
挽強命中而識先揖讓而無爭（見論）豈徒若逢蒙后
羿見孟飛衛甘蠅而已哉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修
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于飛衛既盡飛衛
之術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飛衛之矢先
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
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以誓

田獵

車攻吉日之時詩序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復文武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羽獵長揚之賦羽獵賦序武

戎馬器械儲蓄禁藥所營尚泰舍麗誇詡非堯舜成

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驛漢中張羅綱置梁捕熊

羅豪豬虎豹狄獾狐兔麋鹿獸以檻車輸長楊射熊

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

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諸侯天子每無事

飲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而必田見獮狗蒐苗皆農隙以講武左傳青蒐夏苗

農隙以爾乃獸人效職周禮獸人掌晉田獸辨其名

講事也爾乃獸人效職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時田則守畧及弊司馬治兵周禮大司馬中春教

田令會注于虞中馬治兵周禮大司馬中春教

中夏教菱舍遂以苗田車弊中秋教治兵遂以蒐田火弊

以獮田羅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乃弊乘王虬

與鏤象載雲罕與霓旌上林賦青丘法冬天子技麗

乘鏤象六玉虬拖霓旌弊雲

旗前皮軒後道游江河陸兮泰山櫓風雨布兮雷霆

又載雲罕掩羣雅江又上林賦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放天動地

聲又緣陵流澤雲布雨施子虛賦雷動發至星流霆

擊金鈴繫犬羣燕詩金鈴犬吹梧桐雪爪呼鷹帝青

渭濱召見姚崇曰公知獵乎對曰臣年二十居廣成

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少為獵師老而猶能高越咏鷹

詩雪爪星彫弓明月勁箭流星弓右夏服之勁箭唐

太宗詩羽星彫弓寫明陵狡獸掩輕禽即陵狡獸上林賦

月又放箭流星遠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

流離輕禽我鳴叫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堯腹狡獸我鳴叫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拓弓絃作雲雷聲箭如餓鴨叫平澤中逐擊數射

之渴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榮覺耳後生風鼻

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

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此飛鳶驚魏文帝校獵賦震金鼓

邑邑使人氣盡飛鳶驚魏文帝校獵賦震金鼓

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擬鳴鉦伐鼓人

飲黃麀之血

見上

駭白雁之羣

列王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殼弩欲射之

道有行者止之不止白雁羣駭君欲射行者公孫龍

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我人主君嘗人無異于豺狼也

梁君乃與龍上市歸呼萬歲曰豈徒獲三狐而從兩

樂哉人獵得禽獸我獵得善言

壯並驅從兩牡今方將出四校而彌十句

公駢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表十句弗反然而漆澤白狐

天子西征于漆澤何如渭濱王佐

得白狐以祭河宗何如渭濱王佐

非熊非羆非虎非豹所獲霸盧令之刺宜思

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之陽盧令之刺宜思

也褒公好畋獵畢弋而不脩民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誅獵晝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而況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雙之意其為福

也亦不難矣

戒於前古

見

是以魏絳著虞人之諷

左傳魏絳曰虞

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孰有茂草各利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應牡武不可重用不憚于夏家獸臣司原貶告侯
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相如有諫獵之書漢書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
上疏是時天子方好自逐樊夫人不食獸肉潛確類書楚莊王好畋樊夫人
諫人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為
之史記田叔為魯相曾王好獵相
魯田叔不敢寧居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
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故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不其然歟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一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二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叅

胞弟 希閔黃園重訂

人事部

景慕

懷念

遊覽

悼亡

送別

御李識韓

後漢書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荀爽嘗就

矣其見慕如此李白與韓荆州書白問天下談士相

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

人景慕一攀嵇慕蘭

至於此

鳳舉鴻

軒句注

若披雲霧而

快如觀景

之為

快

慶

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文章山斗之瞻

唐書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自愈聞望圭璋之

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詠詩或推師表見師弟篇無或仰喬松世說李膺與

薄策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郭太共載乘

引領望之邈若松喬之在霄漢李邕

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

間傳其眉目瑣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壙溢時號李北海辨香敬祝南豐見師弟篇辨日下荀鳴鶴

雲間陸士龍晉書陸雲字士龍與荀隱素未相識嘗

陸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

曰日下荀鳴鶴隱字也士子皆知康節邵康節

康節居洛士人之過洛者有童孺盡識溫公蘇軾司

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馬溫公

行狀天下傳頌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公而婦人孺

子知其為君實也又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若葵藿之傾陽一心終向魏志曹植土疏求存問

傾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譬眾流之歸海

也陸機詩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萬派朝宗蜀志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饋遺

獻縞贈紵之歡見朋友篇僑適館授餐之誼見或宣

璧而遺羹真璧見夫婦篇公子必與句注左傳衛人

錦或投桃而報李詩見錯刀錦段之珍玉案瓊瑤之美

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感一飯於

王孫史記淮陰侯傳漂母曰吾錫百朋於君子詩獻

芹亦有微情嵇叔夜與山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

已疎指困非無高義見朋友篇指並藉手以報嘉傳

韓宣子私覲鄭子產以玉與馬曰敢不藉手以拜又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

敢不拜嘉期相酬於後貴晉書劉毅時人嘉其至

殷受而不謝直云亦有堅辭遺絹世說韓伯遺范宣

待後貴當相酬耳後漢書楊震遷荆州刺史故所舉

一匹終不受投金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

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王修齡不須胡奴送米世說王修齡貧乏陶胡奴

修齡苦飢自當就謝仁祖求食何閔仲叔不以口腹

至煩陶胡奴米接胡奴侃子也閔仲叔不以口腹

累人後漢書閔貢字仲叔客居安邑家貧不能得肉

日閔仲叔豈以口腹不欲當人之惠世說王悅之為

果安邑耶遂去客沛不欲當人之惠世說王悅之為

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或推分與之仁世說

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或推分與之仁世說

之隱居荆州適歲饑衡陽王餉錢數萬疑之大喜斯

特錢至市門見有餽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其

並以不貪為寶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

以與我皆喪寶也豈以涸轍為德莊子莊周貸粟於

不苦人有其寶豈以涸轍為德莊子莊周貸粟於

監河侯侯曰諾我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周曰周昨來車轍中有鮒魚焉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遊覽

昔者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覽天

下之奇山水遂以發於文章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三

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蒲陽人物志吳萊好遊有司馬子長之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至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於逸士高人必遊名山五岳

易高士傳向長字子平讀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敎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按向長一作尙長南史宗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
恐難遍覩惟當登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
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其視廣厦朱門不如窮巖絕壑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南史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自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
而無欲性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任欲
就之世說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
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或履險而登危或窮搜而極
蒙龍其上若雲興霞蔚南史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
索遁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潘確類畫張子
偉居京口得故刁景範廬早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
肅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
川之盛策杖獨行登廬早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
數年而返所過雖兎穴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
覽以盡其意隨至輒或躡屐而攀援或攜筇而嬰鑠
疏錄名曰山川漫遊或躡屐而攀援或攜筇而嬰鑠
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崑障數十重莫不
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又素策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
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祁南一家頗有竹石衆率爾

步往不通主人直登崑崙今浩蕩上華峯今作愕

造其所肅厥自得登崑崙今浩蕩上華峯今作愕

登崑崙今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潛確類書韓文公夏

日登華岳之顛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在

慟哭而欲絕羊叔子峴首興悲晉書羊祜字叔子樂

遣書為訣羊叔子峴首興悲晉書羊祜字叔子樂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

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謝安石東山同

如百歲後有知魏魏猶應登此也謝安石東山同

樂世說謝太傅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又

往來游集有若夫落雁峯前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

饌之費百金若夫落雁峯前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

與浩等談

西山送爽

世說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常相料理微之直

詠竟夜

高視以手

致有爽氣

坐石室以悠然

晉書謝安嘗往

西山朝來

臨濟谷悠然

嘆

登冶城而遐想

晉書謝安嘗與王

曰此亦伯夷何遠

遐想有高世之志

義之以夏禹

斯皆有勝具勝情可

斯皆有勝具勝情可

規之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城在金陵本吳王夫差鑄冶處

今有謝公墩因太傅登故名

以獨來獨往

世說許詢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氏族

事類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如蘭亭修禊

王羲之蘭亭記暮春之初會于輞水吟

詩唐畫王維字摩詰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地

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其

中彈琴賦詩嘯咏終日

類書陸龜蒙性野逸無羈檢嘗作甫里先生傳曰先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資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擢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作江湖散人傳而歌之樓鑰詩烟波釣叟惟欣水滿魚肥潛確茶竈筆牀懷甫里烟波釣叟惟欣水滿魚肥張志和道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嘗作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陳剡曲季真少游表其居曰元真坊因自號元真子之里唐書賀知章字季真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晚節尤誕放遨遊鄉里自號四高陽習氏之池襄陽記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返曰此是我高陽每浮家而泛宅唐書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為湖州刺史張池也更之志和曰願為浮亦濡足而搥衣世說荀中郎在家泛宅往來苕霅間亦濡足而搥衣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睹三山便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舉裳濡足更聞赤壁頻題蘇軾有前後滄波可泛世說王右軍既去官遊諸郡名赤壁賦滄波可泛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書畫名船

氏族事類米芾字元章喜蓄書畫山谷贈詩云萬里風帆水拍天麝煤鼠尾過年年

滄江靜夜虹貫月

漁樵共爨

定是米家書畫船

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

棹樵青蘇蘭蕙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

莊生秋水會意非遙

世說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

禽魚自來親人

按莊子有秋水篇

范蠡既佐越法吳遂辭於王

須知仰屋

而著書不若肆情於遊覽

南史梁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

進蕭恭從容謂曰時人多有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

書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

水肆意

酬歌也

欵接

爾乃光塵左顧

漢書子高乃幸左顧存恤

注左顧猶言枉顧應陳詩自昔枉光塵結言

終始王趾親臨左傳寡君聞君親舉每相思而命駕世

呂安與嵇康友善每莊子喜空谷之足音夫迷虛空

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者聞人足音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動高軒之吟詠唐書

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未信過其家使李賀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占太史之

星文續晉陽秋陳仲弓從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乘舟

而訪安道世說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

小船詣之未至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載酒而從子

吾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載酒而從子

雲亭見師弟篇元於是倒屣而迎魏志王粲字仲宣蔡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間粲在門

倒屣迎之榮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生盡驚邑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埽花而待杜甫詩花徑

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埽花而待不杜甫詩柴門今始陳遵則車轄常投漢書陳遵者酒每大飲

為君開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謝混則衣裳忽改南史羊欣常詣謝
 有急終不得去謝混拂席改服然
 後見之狀由宴號龍門潘確類書任昉為中丞簪裾
 此益知名宴號龍門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樽空北海後漢書北海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賓客
 吾無青芻白飯之供杜甫詩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
 憂矣青芻白飯
 與奴白飯倒篋傾筐之輩見雜親篇二宜師設醴之
 馬青芻倒篋傾筐之輩見雜親篇二宜師設醴之
 誠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設醴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酒醴不設寧致歌魚之慨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倚
 王之意意寧致歌魚之慨
 乎食無魚按孟嘗君廚有三列
 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送別

一曲驪駒

古驪駒歌驪駒在門僕夫整駕數聲風笛

與友人別詩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望南浦而傷心

江淹別賦春草若色

春水綠波送君悵東門兮欲別周邦彥詞南陌脂車南浦傷如之何

正拂面垂楊堪挽結河梁攜手千里雲陰季陵贈別

掩紅淚玉手親折恨不能辭又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灞岸回頭數

行柳色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我豈初輟

棹以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旋揚鞭而挂席溫庭

紫駟蹀躞金街嘶岸上揚鞭烟草迷清酒百壺詩陽

李白詩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洲

關三疊王維詩渭城朝雨暮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在西安後人因此誰解佩刀晉書載記王猛將行謂

有賜關三疊曲以贈我使我贈物思空遺馬策左傳晉人患秦之用

人垂脫佩刀贈之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斯時也山

以策參詩惜別添壺酒臨岐贈馬鞭牽別恨水帶離聲斷水帶離聲入夢流亭名送客

李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橋是銷魂天寶遺事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陵有橋迎來送往至此為金銜欲去見上揚鞭王柱

離別之地故呼為銷魂橋

空橫江淹賦掩金觴而不御橫芳草王孫何處劉安

土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伯桃花潭水還深

居易詩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李白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恨一雙之

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燕舞史邦達詞一雙燕子畏五兩之風輕王維詩愁

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試誦江淹賦江淹賦賦然銷

矣難為祖別心漢書疏廣及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注祖者

送行之祭因饗飲也一說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死

於道後人以為行神故出行必祭之而飲於其處

羈旅

楊朱岐路

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

阮籍窮途

世說阮籍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廓落悲秋之感

阮籍悲哉秋之

羈旅而無友生惆悵今而私自憐

淒涼彈鋏之歌

見欽接篇

既擔簦

而躡蹻

戰國策虞卿躡蹻擔簦說

遂策馬而驅車

古詩

驅車策驚馬遊戲宛與洛類飛蓬之無定

王褒詩飛蓬似征

歎浮

梗之焉如

戰國策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

流子而去則漂

至於茆店雞聲板橋人迹

溫庭筠詩

月人迹芳草天涯

蘇軾詞天涯

斜陽古驛

羅邲詩斜

風緊遙指人

瘦馬羸童

崔塗詩行人自笑不歸去瘦

烟宿翠微

曉風殘月

柳永詞今宵酒醒何

傾蓋誰逢

曉風殘月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傾蓋誰逢

孔子之刺遭程子于途頓蓋而語終日重趼不息

土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長亭苑

固不辭遠道而來臨見百舍重州而不敢息

亭劉秉忠詩鞍馬幾年南黃花黃葉許渾詩黃葉黃

秋兩別恨歸夢之非歸况客中之送客許渾詩病中

夢裏還家陟岵帖今瞻望詩攬驂驂兮倉卒

倉卒回新豐店內馬周獨酌而還愁唐書馬周留客

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

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百居易詩惆悵新豐

店何人洛陽道中季子雖歸而無色戰國策蘇秦說

識馬周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

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斯皆目斷迷途心傷去國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又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艱難險阻應是備嘗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艱難險阻應是備嘗

左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富貴功名定知何物
得晉國除田難備嘗之矣
陸游詩功名富貴知何物
風雨虛埃惜此身

懷念

若乃星離雨散水遠山長
李白詩當筵意氣凌九霄

山長水遠無消息
比三秋於一日
詩見擬間別於參商

見動如參與商
不相
靄停雲於八表
陶集停雲思親友

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
恍落月之滿梁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杜甫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杜甫

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搏
清風朗月

酒重與細論文
世說劉惔曰清風朗月輒望鯉魚兮

憶好友兮難忘
思元度按許詢字元度
望鯉魚兮

頻寄佇鴻雁兮來翔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甫詩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年百不寄
行書王安石詩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哀輓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

庚信賦

傷瓊瑰欲泣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

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王申至
於狸脹而占之日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
余三年矣無傷鵬鳥先臨賈誼鵬鳥賦序誼為長沙
也言之暮而卒鵬鳥先臨王傳三年有鵬鳥飛入誼
舍止于坐隅鵬鳥不祥鳥也誼自藏舟亡壑莊子
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藏舟亡壑太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形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
矣然而走昧者不知也負曳杖遊門禮葛洪如睡晉書
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桑
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桑
戶反真莊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
乎而已反其真或作芙蓉之主六一詩話石曼卿卒
而我猶為人倚

恍惚如夢言我今為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乘一素驥去掃異記宋有一朝士見美女三十餘靚妝麗服並馬而行丁度按轡于後朝或騎箕士驚問後一人曰迎芙蓉館主俄聞度卒

尾之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注東

神乘東維托龍尾今成玉樓兮待記李商隱李賀小

尾星後有傳說星今成玉樓兮待記李商隱李賀小

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云上帝成白夢旗鶴兮

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竟死

相迎說苑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鵠雁

逼聞空中之甲馬邵氏聞見錄富公病五日大星殞

也乃登天光臺焚香作地下之修文王隱晉書蘇韶

再拜知其將終也遂乃素帷蕭瑟丹旒飄零謝朓

商為地下修文郎十乃素帷蕭瑟丹旒飄零謝朓

素帷清黃庭堅詩哀歌行欲絕丹旒雨斑斑聽虞歌

兮心斷絕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齊公孫夏命歌

楚些兮淚縱橫

楚辭魂兮歸來反故居些按招魂語未告曰些故挽歌曰哀些些語詞也

過酒壚而思舊

世說王處仲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宗諸人

共酣飲于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聽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鄰笛兮傷心

何秀思舊賦序子少與嵇康呂安居正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

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玉棺降室

風俗通王喬為葉令天下服一玉棺于廳事前喬曰天帝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

便立覆宿夜

石槨書銘

禮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葬于城東

如速朽之為愈也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門外駟馬不行路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

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望西州而長慟

見舅甥篇別

念東閣而悲吟

李商隱詩郎君官貴施

豎增傷句注

斗酒隻雞曹孟德生平之語

曹操祭橋元墓文承從

斗酒隻雞曹孟德生平之語

曹操祭橋元墓文承從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素車白馬張元伯死後之靈張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

伯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

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無馳往赴之未及

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廣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道見

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

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生芻來孺子

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于是迺前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材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

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寶劍答徐君使記季札

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過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

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徒煩鶴

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弔晉書陶侃以母憂去職有二客來空學驢鳴世說

弔晉書陶侃以母憂去職有二客來空學驢鳴王粲

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願語同遊曰作驢鳴晉書王濟卒孫楚

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晉書王濟卒孫楚

雅敬濟而哭之甚悲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
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
令王濟長埋玉樹晉書庾亮薨將葬何充會之嘆曰
死乎
可笑青蠅虞翻別傳翻放東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
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凄凄薤露搜神記載歌葬
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相和之聲也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悲歌以寄情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亦謂人死精魂歸于蒿里也李延年分爲兩曲薤露
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其
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
一去何時歸其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歟魂魄無
賢思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鬱鬱佳城見上石廊
得少卿獨緩蒿里猶言黃泉也鬱鬱佳城見上石廊
野史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于是及葬穴
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登一盞礦頭獲一
銅脾上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月照寒楓之樹
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留待沈彬來
孟郊詩夜寒霜封宿草之根禮朋友之墓有愁看白
月照青楓樹

楊樹古詩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面視但

風蕭蕭愁殺人思還醉臥古藤陰在處州夢中作好

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

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

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

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欲飲笑視之而化

雖有玉魚金盃唐書高宗大明宮中有漢楚王戊太

神記盧充出獵忽見一府舍問之曰崔少府宅也充

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若生男

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崔氏并

少府坐轎車中既相見抱兒還充又與一金盃并贈

以詩充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珠

鍊識之曰我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以此盃著棺云珠

月膏燈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

魚膏為燈燭水銀為莫不同歸大暮陸機詩大共笑

大海金銀為鳥雁莫不同歸大暮

陳人古詩下有陳死豈特歐公塵榻歐陽修挽蘇老

人杳杳即長暮

泉詩布衣馳譽

入京都丹旄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
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
空齋街塵榻遺子敬人琴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
編時閱子雲書子敬人琴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
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陸平原歎逝之作
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機有嘆庾子山思舊之情援庾信有愴風流之頓盡
逝賦
南史張緒亡弟融酌酒恨天道之寧論已哉江淹恨
勸曰阿兄風流頓盡
平原蔓草榮骨拱木斂
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悼亡

祥徵夢曰酉陽雜俎江准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
日中炊無釜也銘感埋香晉確類書孟蜀時王承俊
賈客歸妻已卒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
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歸
文云車道之北邙山之下深深葬玉鸞葬埋香難歸
謝女溫庭筠詩蕭郎獨宿落獨宿潘郎我潘岳有遺
花夜謝女不歸明月春

衣掛壁長簾空牀

潘岳詩流芳未及歎遺掛猶在壁

盼枕席長簾竟牀空李商隱詩更比目應無比雙棲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簾竟牀

定不雙

潘岳詩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折

劉子真空為

廬杖

晉書劉實字子真喪妻為廬杖之制終

荀奉倩

轉覺神傷

晉陽秋荀粲字奉倩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歎宴後婦病亡未殯傳嘔往唁粲不哭而

神譏梁龕之會宴

晉書龕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

等二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

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

之篇章

晉書孫楚除婦服作詩示王濟濟曰未知文

不娶誰師曾子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

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管寧妻卒或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

3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施元種詩衣裳已
行看盡針線

元 膳 甘 長 藿

落葉添新仰古槐
今日偉錢過十萬
與君嘗莫復嘗齋
白居易詩半死梧
桐老病身重泉一
念一傷神手

擣杵子夜歸院月
空房不見人
凄清月色之孤悵望簾旌之斷
居

易詩遠壁秋聲
鼎絡絲入簷初
寒欲夜時看鏡
奩絃柱

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
豈經案繡牀之能

工維妻亡不娶三十年孤居一
中茅鎬藥曰經案繩牀而已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三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邑邵之鷺振飛 叅

胞弟 希閔蕢園重訂

人事部 年齒

年齒

百日始啼

宋史張士遜生百日始啼後舉進士

七朝具齒

通鑑炎帝生三辰而

能言五日而齒具

取俎豆而提干戈

見生子篇能悟字

宙而窮天地

宋史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歲問其父

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

日字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未來黃雀之啣環

虞初志楊寶九歲

乃字宙內事

一黃雀為鵬鵠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救取之

夜有黃衣童子以玉環四枚與寶先倩青衣而抱乳

神仙傳陳搏四五歲時戲過水岸側有讓聚嘗聞孔

青世說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棗取小者泣硯爭傳范

融或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泣硯爭傳范

子見祖孫篇畫荻工書見見母子篇畫荻傳書注又竊

磚復禰生年五歲竊磚做其三代神主朝夕焚香謂

泣遂使復姓六甲早知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三生

猶記太平廣記曲江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

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吾身也見鷹走入古穴後為獵

人擊磴見閻羅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

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藍田謝莊史

謝弘微子莊字季遠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集賢

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集賢

蔣父唐書蔣父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

讀顧誦父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國緒將替白宰

相請引父入助力整比張解向桑門而訪瓜見母

隨時敢先大人而嘗餽南史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

之僧孺曰大人蓮花賦就新粧素面之人古今詩話

未見不容先嘗蓮花賦就新粧素面之人王禹偁五

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或言元之能詩於太守因召

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

捧出碧波心又云佳方素也梔子詩成白玉黃金之

面對鏡理新粧守曰天授也梔子詩成白玉黃金之

句類書蔣常六歲為梔子花詩孔家醇酒盜去牀頭

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孔家醇酒盜去牀頭

世說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值父晝眠

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

得行羊氏金環探來樹裏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

禮無此物祜即請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

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

氏悲惋時人異之謂五齡論孝者王僧孺南史王僧

李氏子即祜前身也五齡論孝者王僧孺南史王僧

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四歲屬文

日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

者蕭穎士

唐書蕭穎士

園中試覓莫憂紫石之難求

北史梁彥光少岐疑有至性七歲時父遇驚疾醫云

餌紫石英可愈求之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于

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怪而持歸即紫

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殿上頻移共

羨珠簾之獨賜

類書李如圭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召

帝喜授迪功郎明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

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

樓以彰君賜後官

佩來金削之刀

唐書徐齊贈八歲

至福建安撫使

所佩金捧出洪兒之紙

類書姜澄十歲苦無紙澄乃

削刀

字洪兒鄉人隴頭吹笛早已忘名

桐江詩話黃庭堅

號為洪兒紙

騎牛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

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閑用盡不如君

正字

唐書劉晏七歲舉神童為秘書問曰卿為正字

得幾字晏曰天下字

皆正惟有朋字不正

屈聖人而為師

史記項橐生七

歲為孔子師

誇神童之及第

見幼慧篇中注

別顏回於座間

晉書謝尚年八

歲神悟夙成

父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佐少吳

而為理

通鑑顏頊十歲乍騎竹馬見幼慧篇竹坐隱

注

何妨

類書吳中褚允善悞壓柵榴清談未已

南史王

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往行左右悞排柵榴屏對鸚鵡

之能言

見幼慧篇能誠胡桃之謾語

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白脫也

去婢以湯脫之

先公適見因訶之曰小子何聞大義於春秋

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敘通家於孔李

退與家人講即了大義

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

黃事類賦卷之三

三

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此

遇迅雷而自如晉書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

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畫天文以為戲管輅別傳輅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

不止自視星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

鶴猶向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還金懷橘盡

土壤中極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

是家頑類畫明王華六歲戲水濱見一醉人濯足遺

篇陸績春日秋聲俱為國器而蒙賞注秋聲見幼慧

句注詠秋聲注郭侯外傳李泌年七歲能賦敏捷以

篇童召見明皇謂張說曰此兒儀狀迥殊真國器也

奇童以上自初鵠鵠為厄今翡翠為盤五代史李存勗

生起至十歲鵠鵠為厄今翡翠為盤五代史李存勗

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奇其狀貌賜以鵠
鵠厄翡翠盤撫其背曰見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
家受經京師今織履長安父漢畫翟方進年十二三失

史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或為輦郎分或

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繼履以給為輦郎宋史楊

為正字億字大年十一歲以童子名對試詩賦五篇

下筆立成太宗歎異簡不殺青分紙不書官後漢書

以爲秘書省正字歎異簡不殺青分紙不書官吳祐父

恆爲海南海南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恆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

恆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

若成則載之兼雨昔馬援以薏苡與蒟王陽以衣囊

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南史阮孝緒年十餘歲隨父爲湘

州從事不書官紙既號聖童見幼慧篇亦名居士類

阮孝緒年十三遍通五經屏居一旋登上卿見幼慧

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呼之爲居士旋登上卿篇首句

注本長元理南史謝幾卿清辨時號神童年十二召

儉曰幾卿本長元理詞賦早工唐書柳公權年十二

今可以經義訪之詞賦早工唐書柳公權年十二

士第珍宗曰朕嘗見卿筆方畧合旨唐書薛收年十

迹思之久矣拜爲侍書二能屬文房元

齡言于秦王王召見問方竊讀枕中之書書斷王羲之
畧所對合旨授王府主簿見前入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不旬日書便大
進又學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
名偶作天邊之吏晉書戴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繇給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
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
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蜺龍則飲於河濱實年十三嘗
角妙解占候卜數蜺龍則飲於河濱實年十三嘗
寐於簷下天大雨有虹飲于河俄貫弘實口其母大
驚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母默喜其
必貴後有蜀僧相之曰此蜺龍太歲則旺於秦地隋
也近江海宦方顯後果如言吳嶠年十三作道士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父曰中
吳嶠年十三作道士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父曰中
星太歲旺氣萃於秦地令不信至神堯卽位知不
誑剛師也江郎養母採薪而得貂蟬南史江淹年十
天剛師也江郎養母採薪而得貂蟬南史江淹年十
新以養母會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
曰此固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哉可留
待得侍中著之裴子葬親擇地而依桑樹北史裴俠
後果如母言裴子葬親擇地而依桑樹北史裴俠

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忽空中有人曰童子何

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侯宅有桑林因葬焉後以

功進爵復有觀詩而敗審離唐書楊牧七歲而孤母

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

至壓敗其籥收朝之曰爾非康角者奚至觸吾籥詩

擇君而垂竹帛後漢書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禹曰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公

李朝歌舊後漢書虞詡年十二能通尚書為朝歌長故

令阿邑遺使追之使者返曰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

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中兵以奇必能矣共載者皆

之阿人父牽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擊豷可

放晉書毛寶年十二戲行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

虎將軍交戰敗投於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

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所放龜也虎可搯香楊豐

子也嘗隨父獲栗田間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

寸刃乃奮不顧身踴躍搏擊持虎頸虎遂摩牙而

逝父因樂助喪唐書郭震年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
得免五世未葬願假以治不治室
喪震遂與之無少吝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掃
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掃
灑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
室鐵門闕宋史王德用超之子也超率兵伐李繼遷
平鐵門闕宋史王德用超之子也超率兵伐李繼遷
門闕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起不進鎖子骨
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却鎖子骨
為兒童時身輕能于屏風上行薰籠上立道者云此
兒十五歲時必白日昇天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
室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作若汁潑之
及長能辟穀每導引行氣骨節瑯然人謂鎖子骨
駒千里三韓決錄韋康成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
雲五色宋史韓琦風骨秀異年二十舉進士名在
官皆賀擢明經唐書元稹年坐重席
於殿上經拜郎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
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願奪其席以益通者憑

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王子賓洛蘭成射策信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成射策之年注汲冢書

哀江南賦王子賓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注汲冢書

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

三窮歸告平公曰太子晉遊於伊洛之間蘭成與信

請事之列仙傳云太子晉遊於伊洛之間蘭成與信

小字信年十五讀馬援之傳見祖孫篇無上太尉之

為東宮講讀讀馬援之傳見祖孫篇無上太尉之

書蘇轍上韓太尉書誦芍藥之賦南史王筠幼而警

十六為芍藥咏修竹之詩曹叅軍朱異嘗令咏修竹

賦其辭甚美咏修竹之詩曹叅軍朱異嘗令咏修竹

詩末云非君多愛賞誰北伐而酬萬戶南史王鎮惡

貴此貞心異甚奇之北伐而酬萬戶年十三而荷

氏敗寓食於龜池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

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後隨武帝北伐造方家

升堂見母厚加酬南遊而窺九疑首見遊覽篇雖千言

資即授方唐書常敬忠年十五開元中上書言能一過

而一誦誦千言張燕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

以萬言試之七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過已通熟矣緣請纓而棄繻漢書終軍從濟南當

予軍編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編而去又
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軍遂往
說越王越王聽許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秀材則
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時年二十餘兵秀材則
名聞漢殿漢書賈誼年十八以能讀詩書屬文聞於
內相則望重唐時唐書陸贄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
相往雪山而入道佛畫中天竺國太子悉達多年十
入道六年思道不食九於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
後成佛號釋迦佛指秋河以為期唐書蔣防年十
筆立成于簡見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之遂妻以女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九舉進士第一仁惟與阿戎而其語世說阮籍與王
宗改賜名拱辰惟與阿戎而其語世說阮籍與王
年十五隨在郎舍籍曰洛仲清賞誰贊國僑隋書薛
非鄉比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世說黃憲年十四
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孰稱顏子荀淑與之既而至
相鄭之功作國僑贊孰稱顏子荀淑與之既而至
袁閩所問日子國有顏子寧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卸之乎閩日子見吾叔度耶裴楷知名冠知名吏部

酈缺帝問鍾會會曰王戎陸機能賦杜南詩陸機二

少年能允宜拜別駕之官吳錄呂蒙年十五隨鄧當

應其賞滕王之序唐書王勃六歲能文麟德初對策

其有交構意免官父福王勃為交趾令勃往省父道出

洪州都督闕伯嶼修滕王閣九日大會賓客勃作序

至落霞與孤鶩齊飛二句眾嘆曰天才也後渡江若

乃二十一則為丁隋書文帝三年始令人以二十一

收庸唐書天寶三載更民十八至三十而有室

壯有耿弇謁光武而求定邯鄲後漢書耿弇年二十

室吏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惠遠過道安而

邯鄲光武笑曰小兒輩乃有大意哉惠遠過道安而

請講般若東林傳惠遠年二十一為書生過太行聞

皆據批耳因蘇子瞻早已登科宋史蘇軾字子瞻年

子由年十九姚元崇惟知好獵見田獵篇雪既編貝

而懸珠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亦額文

而面墨唐書王奐見柏良器謂曰爾額文似臨淮王

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錄允明之學何遲蘇洵上

功封平原郡王圖形凌烟閣崔湜之年難及唐書崔湜執政

書洵少年不學生二崔湜之年難及唐書崔湜執政

十五歲始知讀書崔湜之年難及唐書崔湜執政

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况復張君早達南

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王掾非癡世說王述年三

張續年二十三累遷尚書王掾非癡世說王述年三

吏部郎時人以爲早達王掾非癡世說王述年三

或謂之癡王導以爲早達王掾非癡世說王述年三

更號宋史王柏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齋年三

有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定性成

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朱文公門人游定性成

書宋史程明道年二至如鄧禹拜司徒後漢書光武

十二作定性書

禹為大司徒禹萊公為樞密宋史寇萊公三十趙昱

斬蛟隋書趙昱為嘉州刺史時有老蛟為害昱率干

蛟頭右手持刀奮波鄂王建節宋元通鑑楊太敗官

而出時年二十六歲岳飛清遠軍節度代王燮討太飛年三十李賀之赴

二中興諸將未有建節如飛之年少者召玉樓唐書李賀年二十七將死有緋衣駕赤虹召

不苦周郎之運籌赤壁吳錄周瑜年二十四吳中皆

也十萬於赤壁孫權謂劉備曰或還金而得子宋史賈

公瑾文武籌略萬人英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得遺金一百兩持歸明

晨詣寺候之見一人泣涕至曰父罪犯大辟貸金若

于將贖父罪昨暮以醉失去公驗其實以金還之復

有贈夜夢祖父曰汝三十無子壽且促汝有陰德將

延壽二紀賜五子榮顯後公至或歛錢以助婚世說

諫議大夫生五子皆登高第家貧三十未娶王敦等欲錢為助婚或領吏部之貴

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八

南史王儉遷尚書右僕或遷刺史之榮唐書荀羨年

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或遷刺史之榮唐書荀羨年

州刺史中興方伯未或四薦而不就晉書汲郡修武

有如羨之年少者或四薦而不就趙君年三十七

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二年太守羊伊以爲四或二毛

科之貢宜盡國美遂扶輿激喻以充歲貢或二毛

之頓生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不婚不仕徐積少孤

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通藝通

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通藝通

仁後漢書郎顗曰李固年四十賦籍田者柳子柳宗

元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賦籍田者柳子柳宗

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學春秋者公孫

漢書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畫江而渡者吳猛晉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畫江而渡者吳猛晉

吳猛年四十丁義授以神方還豫章江波甚倚醉而

急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倚醉而

歌者少陵杜詩注杜甫年三十八贈鄭虔敘家門於

五世唐書李希烈反德宗患之詔張建封擇士往說

劉濟建封張署溫造爲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

濟語未訖濟俯伏曰僻陋不知天子愛其神聖大臣盡忠
願先諸侯效死節建封以聞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
及年對曰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悔兩役於一身
勸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
南史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
充獵右臂鷹左牽犬遇緒船至便放絛脫鞵拜於水
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
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
焉及明年便修莫慮商瞿之無子史記商瞿年長無
改多所該通
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且逍遙於浩然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且逍遙於浩然
之亭唐書孟浩然少好節誼隱居鹿門山年四十乃
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各不可斥東山高
更署曰孟亭○以土二十一歲至四十歲
臥晉書謝安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
臥土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
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南渡初歸至唐詩話
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南渡初歸柳子厚年
四十三有詔追赴都至霸亭有詩云讀陳情之真摯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李密陳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美
具慶之歡娛宋史王溥三十二拜相罷石笋堪登終
能解化神仙傳方坤字寂然永康人學道有覺悟一
塵慎勿叶動睡醒知明日吉凶毫釐不與年四十五
一日早將炭于石笋上畫為級而上被鄰居之童以
手指墮于地崑崙就宴何為失儀神仙傳許碯嘗醉
後得解化崑崙就宴何為失儀神仙傳許碯嘗醉
是醉鄉誤翻天母九霞鰲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衆詰問之曰我天仙也在崑崙就宴失儀
見謫年四十六當春時挿花滿頭學易宜師宣聖見
把花作舞醉歌長往不知所終學易宜師宣聖見
語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愛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蓮獨有濂溪宋史周濂溪年四作五箴而自訟韓愈
序余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于前時添一點之真奇
道德日負于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類書楊大年年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侯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

天數乎君許添否山人命筆一縱或賣薪詎宜求去

點成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見夫婦篇會何妨御肉只欲知非宋史趙抃和易長愧負薪句注

一作御內淮南子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誰繼蘭陵之遊學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

適楚而春申君或傳常侍之工詩唐詩紀事高常侍

以為蘭陵令

工更有松菊主人唐畫韋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

年五十拭鏡摘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旌幢貴

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客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果然杜少陵尙

伏枕於雲安唐詩紀事杜甫年五十五移居夔州郭

柳別江與孫明復始娶妻於相國宋史孫復字明復

放船清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李昉就見之嘆曰先

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

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復固辭迨自
 吾女不妻先生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幸壻李氏復於
 是日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以嫁山谷袁老萊
 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敢不成相國
 之賢名遂允娶之按五周子定居於書堂類書周濂
 卜東都事署作四十里許年文公犯顏於佛骨
 阜至是遂就書堂而定居焉時年文公犯顏於佛骨
 五十六歲書堂距江州城十里許年文公犯顏於佛骨
 唐書韓愈年五十三上序學庸以成書宋史朱文公
 疏論佛骨貶潮州刺史唐書韓愈在潮州年五十四
 學中庸留衣冠而為別唐書韓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章句留衣冠而為別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愈造其廬及來既堪應召不過叅軍類書孔恂
 袁州留衣服為別既堪應召不過叅軍年五十始
 應召為無復宦情何煩手勅南史何允隱居若邪山
 叅軍無復宦情何煩手勅雲門寺梁武帝詔為特
 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允曰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可以仕矣請看漢代之賢良漢書武帝初即位招賢
 良徵為博士如欲婚乎試覓夢中之歲月商芸小

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
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進一屋
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
暴亡後官至四品時年五十有八乃婚韋涉妹年始
十九乃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孰堪賓介酒禮
月而生。以上四十一歲至六十歲
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誰復盛
一類書伊先生謂張緯曰吾受氣薄三十而後盛
年四十五而後全今六十二矣較其筋力如盛年
無損若人待老而保耆英未散見壽考篇耆
生是猶貧而蓄積也耆英未散英著盛注耆
前漢書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
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縑哉是翁也奮
楊老將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于顯揚殿戎服
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畧如真率先賢見壽
少孝明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真率先賢考篇
真率俱老萊之斑斕嬉戲見父子篇近信陵之車騎
傳注

喧闐

史記侯贏等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盧左自

迎侯

牧犢子感野雉之飛隴妻感野雉作雉朝飛操

東桑生跨書鶴而昇天

列仙傳東桑生不知何許人

穀父母欲娶之曰吾不欲為凡世度子孫乃閉一室

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遂手書一鶴

於地跨飛而昇不信小兒七十東見一女子笱老翁

時年七十六歲

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

方教妾使此子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

曰妾一百三十歲休辭客路三千

兒幾七十餘耳寄浩詩曰大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

不歸父已七十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

旨候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

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未應陰堂之夢後

期約定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書周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

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

之與既而長嘆先成商嶺之仙居洛陽耆舊傳文潞公

豈吾齒之盡乎

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

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路公有詩云四人三百十二

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古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

芝仙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若乃黃覺大錢類書呂洞賓與黃覺大

應作畫圖傳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曰床南陽

頭曆日無多字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年終

甘谷水經注南陽鄭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

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年百三杖曰祝鳩見壽

三十其中年百餘八九十者為天刻玉杖以山名回鹿死子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于

回鹿形注單豹則谷飲而岩棲莊子魯有單豹者巖居而

山而猶有楚邱則披裘而帶索類書楚邱先生行年

十而猶之色楚邱則披裘而帶索七十披裘帶索往見

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

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焉乎我石而超距乎

以當諸侯乎案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也會何老

有之固知遇文王而非倖見壽考確講乾卦之非誣宋史

王昭素有學行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

卦至九五飲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

因示諷諫微從遊四皓見壽考篇商步訪兩蘇東都

旨太祖太悅蘇軾蘇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問者巢

紹聖初蘇軾蘇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問者巢

谷獨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轍驚喜曰此非今世古人

之人也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守節慷慨唐書李

軾于海南海南轍閱其老且病止之見守節慷慨唐書李

汝州盧杞乃請遣顏真卿往諭詔可既見希烈時使

者皆坐脅真卿真卿叱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

節死而後已豈受汝醉舞婆娑唐書白居易年七十

等脅耶諸賊失色醉舞婆娑唐書白居易年七十

遣孫思二算之難復漢書建元元年春二月赦天下

扶十復甲卒注二算羨六老之成圖宋史史浩字真翁

謂復二口之算也羨六老之成圖宋史史浩字真翁

乙巳歲公年登八十置酒高會簪綬樽俎極一時之

盛公之女兒年八十四弟皆享長年其季亦六十餘

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更有年小

里社親黨皆仰嘆為盛事請繪為圖云

如來梁書北齊使來聘訪徐陵春秋陵曰小侯封褒

德東觀漢記王莽時草茂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

書求茂觀時年七十餘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按後漢

德侯作褒守口如瓶守見形體篇寧銘詩於石晉書宋纖

學不倦酒泉太守馬炭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

爰銘詩於石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翳鬱蔚若

鄧林其人如玉維歸之處士別山皆不承推祖尙之

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年登祖壽道人臥雪隋書有

至七十三允隱若邪山年登祖壽道人臥雪隋書有

乃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慘道人臥雪隋書有

赤身臥雪中衆問其姓各不答問其年酒飲詩聯類

日七十八而遍身火起衆駭道人不見酒飲詩聯類

唐九老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歲安車束帛

詩云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見難安車束帛

史記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或盤馬而奪稍傅北史

駟馬迎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或盤馬而奪稍傅北史

爲南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或抱麟而解紱

盤馬奪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或抱麟而解紱

拾遺記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法澤得麟

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尙猶在焉夫子知命將終乃

抱麟解緩弟泗滂沱誰為絳縣之老人見壽考篇注

面似桃花之色類書順慶府小方山有水道士何志

落山谷脉與崑崙通云何山中嬰兒八十海上仙翁平

廣記李守忠奉使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

二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

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吾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

其年朔望取下山中處士見壽考篇白髮青雲孔氏

梁顥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

之入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謝恩詩云天福三

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

青雲足下生看榜已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

知年少登科好爭秋潭春園類書致仕馮平年八十七

奈龍頭屬老成擊柱低腰類書唐九老衛尉卿

暖吟聽秋潭水石寒擊柱低腰類書唐九老衛尉卿

十八詩云低腰醉舞狂歌醉舞類書唐九老長史

排袖擊柱詎敢任裙裾狂歌醉舞類書唐九老長史

云醉舞兩回頻勸酒與造物遊蘇軾樂全先生文集

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同愚公處列子太行王屋

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

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

神閭之以告帝帝感其誠命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

南雍來從西域見壽考篇去隱青城唐書杜光庭

天台山學道為道門領袖後遷隱青城山蜀孫璉織

王建封為廣成先生後年至八十五尸解去孫璉織

履類書孫璉大藥人家貪嗜書善吟咏啟期鼓琴見

考篇啟期何來八十六粒類書張文懿為外洪令一

三樂句注何來八十六粒類書張文懿為外洪令一

文懿餌之道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止

之使再餌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文懿年八十六

歲未嘗空聞九十七齡禮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王

有疾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美武公

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美武公

之自警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貶

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格恭于朝以交戒學伏勝之傳經漢書孝文

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伏勝之傳經時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注伏

生名楊寶玉環何足羨續齊諸記黃雀變黃衣少年

九十三一官就養便為榮九求一官就養父瓊年九十

而終更使綠醕能滿酌年八十三詩云但願綠醕

授永郎更使綠醕能滿酌年八十三詩云但願綠醕

城令更使綠醕能滿酌年八十三詩云但願綠醕

常滿酌烟霞不須天貴久臨門續書太宗時贊寧充

萬里會應通不須天貴久臨門續書太宗時贊寧充

王處訥推其命孤薄謂寧日母當謂某生時得天貴星臨

門必有列上侯王在戶寧日母當謂某生時得天貴星臨

錢文穆王元璫往臨安拜坐至門雨作避迂陌上逢

茅簷徘徊方去。以上八十一歲至一百歲陌上逢

三叟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壽各百餘

致詞室內婦貌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愛下叟養

前致詞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養

生有真訣見壽考篇前不遁跡於羅浮晉書單道開

有彭靈注不遁跡於羅浮有藝術入羅

有藝術入羅

有藝術入羅

有藝術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定署名於少室唐書王遠知謂勃

仙籍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飛昇見暑

少室伯時行在即翼日沐浴加衣冠焚香而逝年一

百二十六歲或以穀而救禽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

往飛集元先生或家嫗憫之常濟以或鍊柏而愈疾太平廣

穀且不取驚壽至五百歲以或鍊柏而愈疾記趙顯

者病瘰垂死其家棄之山谷中彌月有人見而哀之

其問訊瞿知異人叩頭自陳於是仙人以囊中藥湯

之瞿謝乞異方仙人告曰此柏脂山中最多汝鍊之

可以長生瞿乃歸家年百七十歲齒髮豪健在人間

入抱憤山或仰乳於曾孫事文類聚懷城有人年

教惟飲曾或託飲於妻妾漢書張蒼免相後口中無

母而乞食宋史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邀遺

廣事類賦卷五 年齒 五

老於洛中

白華天集洛中遺老李游羅城之別業北

羅結遷侍中年一百一十歲詔聽歸老命賜大甯東川

為私第別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

事驛馬不必愛几杖於唐宗唐書甄權以母病集醫

為秘書省正字至貞觀十七年權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

服且試授尚書於石壁百歲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

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充石壁山受古今何處覓仙

尚書乃以口授四代之事略無遺晚古今何處覓仙

人只有蜀人名八百抱朴子蜀有李阿穴居不食號

上自一百歲至八百歲

至八百歲